西清詩話/卷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西清詩話

◀上一卷

卷中

下一卷▶

王文穆欽若未第時，寒窘，依幕府家。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，一日晚，過其舍。左右不虞王至，亟取紙屏障風。王顧屏間一聯「龍帶晚煙離洞府，雁拖秋色入衡陽」，大加賞愛，曰：「此語落落有貴氣，何人詩也？」對曰：「某門客王欽若。」王遽召之，見其風度。其後信任頗專，致位上相。風雲之會，實基於此焉。

魯公在玉堂七年，屢草大典冊，余近類比，逮歲餘方成編，薦紳類能傳頌。如《春帖子》：「三十六宮人第一，玉樓春困夢熊羆。」「龍燭影中猶是臘，鳳簫聲裏已吹春。」世傳蔣穎叔之作，殆非也。

宋元憲公始拜內相，望重一時，且大用矣。同列譖其姓宋而郊名，非便。公奉詔更名庠，意殊怏怏不滿。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清臣，仍呼同年。葉戲答公曰：「清臣，宋郊榜第六中選。遍閱《小錄》，無宋庠者，不知何許人。」公因寄一絕自解：「紙尾勤勤問姓名，禁林依舊玷華纓。莫驚書錄題臣向，即是當時劉更生。」

韓退之《宿龍門灘》詩：「浩浩復湯湯，灘聲抑更揚。」黃魯直曰：「退之裁聽水句尤工切，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，非諳客裏夜臥，飽聞此聲，安能周旋妙處如此？」

今昔文士不善詩者，唐有李習之、皇甫持正，本朝則尹師魯。習之有《贈藥山惟儼禪師》絕句、《送毛仙翁》詩。後爲鄭州，有《塹渠》詩。而劉貢父不記爲鄭，乃謂自一李翺，非習之。余謂唐固有同姓名者，此真翺詩也。然習之三詩外，獨退之《遠遊聯句》中「韓孟正並驅，爭先時習之」上一聯云：「前之詎灼灼，此去信悠悠。」乃復更無他語。王深父回嘗戲曰：「度習之聯句，見其思索枯澀，退之必曰：『公道不去矣，不若罷休。』」此前輩雅戲也。

杜少陵文自古奧，如「九天之雲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。」「忽翳日而翻萬象，卻浮空而留六龍。」萬舞淩亂，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，其語皆磊落驚人。或言無韻者不可讀，是大不然。東坡《有美堂》詩：「天外黑風吹海立，浙西飛雨過江來。」蓋出此。或謂東坡不喜老杜古文，今復何如？余謂不示人以璞之意。嘗有客遊有美堂，坐上誦此句，或曰：「『風吹海立』，世間豈有是理？」此尤可笑也。

歐陽文忠公語人曰：「修在三峽賦詩：『春風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見花。』若無下句，則上句直不見佳處；並讀之，便覺精神頓出。」文章難評如此，要當著意詳味之耳。

張亶誠甫，洛陽人，仕熙寧中，超詣不群。一日，病得愈，夢行太空中，聞天風海濤，聲震林木。徐見海中樓闕金碧，半雲霞中，覺髣髴皆爽氣。頃列瓊裾琅珮者數百人，相與間坐，揖亶，出軸紙請賦。視筆硯，皆碧玉色。且誡曰：「此間文章，要似隱起鸞鳳，當與織女機杼分巧，過是乃人問語耳。」亶成一絕：「天風吹散赤城霞，染出連雲萬樹花。誤入醉鄉迷去路，傍人應笑亦忘家。」群仙駢首伸紙爭玩味。一人曰：「子詩佳絕，未免近凡。」酌酒一杯，極甘寒，忽覺身墮千仞之山，恍然而寤。

東坡云：「歐公喜古人『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』、『柳塘春水慢，花塢夕陽遲』，自言終身學不能到。此固佳句，特鳳凰一毛耳。公之才若垂天之雲，彼何足道？豈厭八珍乃喜螺蛤耶？」

國初，宋琪、沈義倫俱在黃閣。時久旱，既雨，復不止。廣陌塗掉，琪厭之，謂義倫曰：「可謂『燮成三日雨』。」義倫遽對曰：「調得一城泥。」藝祖知而鄙大臣之不學。楊徽之聞而抵掌曰：「不意中書再生沈、宋。」

張籍《寒食內宴》詩：「朝光瑞氣滿宮樓，絲纛魚龍四面稠。廊下御廚分冷食，殿前香騎逐飛毬。千官盡醉猶教坐，百戲皆呈未放休。共喜拜恩侵出夜，金吾不敢問行由。」

乃知唐清明亦宴百官，皆冷食。又見宴設有至夜而罷者。大抵唐人多喜言榮遇故事，此詩是已。

洞庭天下壯觀，自昔騷人墨客鬥麗搜奇者尤眾，如「水涵天影闊，山拔地形高」，又「四顧疑無地，中流忽有山」、「鳥飛應畏墮，帆遠卻如閑」，皆見稱於世。然未若孟浩然「氣蒸雲夢澤，波動岳陽城」，則洞庭空闊無際、氣象雄張如在目前。至讀杜子美詩，則又不然：「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」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。

李太白秀逸獨步天下，其遺篇世多傳之，獨近人有見其仙去後詩，略云：「斷崖如削瓜，嵐光破崖綠。天河從中來，白雲漲川谷。玉案勅文字，世眼不可讀。攝身臨青霄，松風拂我足。」又云：「舉袖露條脫，招我飯胡麻。」真雲煙中語也。

蘄州黃梅縣峰頂寺，在水中央，環伏萬山，人迹所罕到。曾子山阜爲令時，因事登其上，見梁間一榜，塵暗粉落，蛛絲蒙罥，幾不可讀。滌拂之，乃謫仙詩也：「夜宿峰頂寺，舉手捫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」世傳楊文公初時詩者，誤矣。

國初僧贊寧，鴻博能文，善品藻。評雍陶《鷺鷥篇》「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傍白蓮魚未知」，此固佳對，然他語多直滯，雅不相當。大抵詩章妍媸不勻，獨中間隻句警拔，正類兩體夫肩輿，翠中著西施也。

高英秀者，吳越國人，與贊寧爲詩友，口給，好罵滑稽，每見眉目有異者，必噂短於其後，人號「惡喙薄徒」。嘗譏名人詩病云：「李山甫《覽漢史》：『王莽弄來曾半破，曹公將去便平沉。』定是破船詩。李群玉《詠鷓鴣》：『方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鈎輈格磔聲。』定是梵語詩。羅隱曰：『雲中雞犬劉安過，月裏笙歌煬帝歸。』定是見鬼詩。杜荀鶴曰：『今日偶題題似著，不知題後更誰題。』此子詩也。不然，安有四蹄？」贊寧笑謝而已。

歐陽公《歸田錄》：「王建《宮詞》，多言唐宮中事。群書缺記者，往往見其詩曰。如：『內中數日無呼喚，傳得滕王《蛺蝶圖》。』滕王元嬰，高祖子，史不著所能，獨《名畫記》言善畫，亦不云工蛺蝶。」所書止此。殊不知《名畫記》自紀嗣滕王、湛然善花鳥蜂蝶。又段成式著《酉陽雜俎》亦云：「嘗見滕王蝶圖，有名江夏班、大海眼、小海眼、菜花子。」此蓋湛然，非元嬰也。孰謂張彥遠不載耶？

王建《宮詞》：「魚藻宮中鎖翠蛾，先皇行處不曾過。如今池底休鋪錦，菱角雞頭積漸多。」或問池底鋪錦事，余答曰：「此見李石《開成承詔錄》，文宗論德宗奢靡云：『問得禁中老宮人，每引流泉，先於池底鋪錦。』則知建詩皆摭實，非鑿空語也。」

王介甫、歐陽永叔、梅聖俞，皆一時聞人。坐上分題賦虎圖，介甫先成，眾服其敏妙。永叔乃袖手。或以問余，余答曰：「此體杜甫《畫鶻行》耳。」問者爲然。大抵前輩多模取古人意，以紓急解紛，此其一也。

王師吊伐江左，城將破。或夢丱角女子行空中，以巨筐筐物，散落如荳，著地皆成人。問其故，曰：「此當死於難者。」後見一貴人，盛冠服，繼墮於地。云：「此徐舍人也。」既寤，聞徐鐺死圍城中。王文公兄弟在金陵《和王徽之晳登高齋》詩，押「筐」字。平甫曰：「當時徐氏擅筆墨，夜圍夢墮空中筐。」此事奇譎，而盤屈強韻中，可謂縛虎手也。

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，未就而城破。「櫻桃落盡春歸去，蝶翻金粉雙飛，子規啼月小樓西。曲瓊金箔，惆悵捲金泥。門巷寂寥人去後，望殘煙草低迷。」余嘗見殘稿點染晦昧，心方危窘，不在書耳。藝祖云：「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，豈爲吾虜也。」

詩家情致，人自一種風氣。山林鍾鼎與夫道釋流語，有不可易者。如事帶方外，俗謂有蔬筍氣；辭旨凡拙，則謂學究體。范謙叔致虛居方城，有高士館於家，自言昔乃白髮社翁，遇師授以神藥。今年踰下壽，顏渥如丹，有孺子色。既久告歸，留一絕，末句云：「莫訝杖藜歸去早，舊山閑卻一溪雲。」此真道人家風格也。

東坡嘗云：「僧詩要無蔬筍氣。」固詩人龜鑒，今時誤解，便作世網中語。殊不知本分風度、水邊林下氣象，蓋不可無。若淨洗去清拔之韻，使真俗同科，又何足尚？要當弛張抑揚，不滯一隅耳。齊己「春深遊寺客，花落閉門僧」，惠崇「曉風飄磬遠，暮雪入廊深」之句，華實相副，顧非佳句耶？天聖間，閩僧可仕頗工章句，有《送僧詩》：「一鉢即生涯，隨緣度歲華。是山皆有寺，何處不爲家。笠重吳天雪，鞋香楚地花。他年訪禪室，寧憚路岐賒。」亦非食肉者能到也。

王文公見東坡《醉白堂記》，徐云：「此定是韓、白優劣論。」東坡聞之曰：「不若介甫《虔州學記》，乃學校策耳。」二公相誚或如此，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。元祐間，東坡奉祠西太乙，見公舊題：「楊柳鳴蜩綠暗，荷花落日紅酣，三十六陂春水，白頭想見

江南。」注目久之曰：「此老野狐精也。」

吳越王錢鏐時，宰相皮光業以詩爲己任，嘗得一聯：「行人折柳和輕絮，飛燕銜泥帶落花。」自負警策，哦示同僚，眾爭歎譽，以謂駢珠疊玉。元帥判官裴光約者，強項之士，抗聲曰：「二句偏枯不爲工，蓋柳當有絮，泥或無花故耳。」此誠詞人膏肓也。

少陵寓同谷縣，作《七歌》。其四云：「嗚呼四歌兮歌四奏，竹林爲我啼清晝。」乃古本也。後注詩者更作「林猿」，今本皆依之。崇寧間，有貢士自同州來，籠一禽，大如雀，色正青，善鳴。間其名，曰：「此竹林鳥也。」少陵於詩，目必紀其處，以明風俗萬物，詔於後人，豈易改耶？余得之於朋友間云。

王文公歸金陵，四方種學緝文之士多歸之。一經題品，號爲 「雲霄中人」。嘗有徹名自稱詩客者見公，四坐笑曰：「此罌水詫海漢也。」客云：「某學有年，稿山筆塚矣，恨未耦知者耳。願受一題。」公曰：「古今詠物，獨未有沙詩，生能賦此乎？」乃韻曰「星」。客應聲曰：「茫茫黃出塞，漠漠白鋪汀。鳥散風回篆，潮平日射星。」公厚禮之。

元厚之生平嗜富貴，不喜處外，而轉徙牧守，意多觖望。比再領長樂，親舊祖道都門，勉以東閩盛府，百僚所聚，且壑源之茗，泉南之甘，烏石之荔子，珍絕天下，溪山風物，足以遊衍。厚之下車，寄詩謝之：「丹荔黃甘北苑茶，勞君誘我向天涯。爭如太液樓邊看，池北池南總是花。」

名山福地，古來題詠傳諷於世者尤鮮。緱氏王子晉升仙之地，有祠在焉。像設塵昏，奠獻不繼，然宛存山川古色。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絕：「秋陰漠漠秋雲輕，緱氏山頭月正明。帝子西飛仙馭遠，不知何處夜吹笙。」後晏元獻守洛，過見之，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：「此詩在在有神物護持。」

黃魯直自黔南歸，詩變前體，且云：「要須唐律中作活計，乃可言詩。如少陵淵蓄雲萃，變態百出，雖數十百韻，格律益嚴謹，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。」余觀魯直《和吳餘干廖明略白雲亭燕集詩》：「江靜明花竹，山空響管弦。風生學士院，雲繞令君筵。百越餘生聚，三吳遠接連。庖霜刀落膾，執玉酒明船。葉縣飛來舄，壺公謫處天。酌多時暴謔，舞短更成妍。唯我孤登覽，觀詩未究宣。空餘五字賞，又似兩京然。醫是肱三折，官當歲九遷。老夫看鏡裏，衰白敢爭先？」直可拍肩挽袂矣。

黃魯直貶宜州，謂其兄元明曰：「庭堅筆老矣，始悟抉章摘句爲難。要當於古人不到處留意，乃能聲出眾上。」元明問其然，曰：「某近詩『醉鄉閑處日月，鳥語花間管弦』是也。」此優入詩家藩閫，宜其名世如此。

李邯鄲仁廟朝嘗有題《周朝三陵》詩，其《恭帝陵》云：「弄耜牽車挽鼓催，不知門外倒戈回。荒榛斷隴可三尺，誰道房陵半仗來。」後爲敵家所訐，以誣訕得罪。余外氏徐有仕治平間者，因霖潦戲作賦：「求晴霽而終朝禮佛，放朝參而隔夜傳宣。泥塗盡沒於街心，不通車馬；波浪得平於橋面，難渡舟船。」盛傳都下。執政者持以丐罷，徐遂坐貶。崇寧間，徐之侄、邯鄲之孫同舍太學，敘家世，李云：「足下伯父乃爾能賦乎？」徐遽答曰：「令祖尤會作詩。」一坐絶倒，以爲名對。然以此戲，則過矣。

嘉祐初，歐陽公、王禹玉珪、梅公儀摯、韓子華絳、范景仁鎮，五人名在當世，同掌春闈，有《禮部唱和》傳落華夏。時梅聖俞爲其屬，有《閱進士就試》云：「萬蟻戰酣春晝永，五星明處夜堂深。」舉子戲曰：「主文自目爲星，我輩爲蟻，此試官謙德也。」

南唐雖僭僞一方，風流特甚，逮今楮墨書畫，皆爲世寶，人物文章，勝妙非特此。至於西蜀歐陽炯、長沙徐仲雅輩，亦不凡也。余嘗愛徐《宮詞》云：「內人曉起怯春寒，輕揭朱簾看牡丹。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風搭在玉欄杆。」其富貴瀟灑，可謂兩得矣。

徐州燕子樓直郡舍後，乃唐節度使張建封爲侍兒盼盼者建，白樂天贈詩自誓而死者也。陳彥升嘗留詩，辭致清絶：「僕射荒阡狐兔遊，侍兒猶住水西樓。風清玉簟慵欹枕，月好珠簾懶上鈎。寒夢覺來滄海闊，新愁吟罷紫蘭秋。樂天才似春深雨，斷送殘花一夕休。」後東坡守徐，移書彥升曰：「《彭城八詠》如《燕子樓》篇，直使鮑、謝斂手，溫、季變色也。」

袁陟世弼，豫章人。韓魏公、歐陽文忠公、劉原父、王文公，皆其知友。丱角時能詩，天才秀穎，有唐人風。嘉祐問，終秘書丞。且死，上《建儲議》，又自誌其墓，爲《哀詞》曰：「青靄千峰暝，悲風萬木呼。其誰挂寶劍，應有奠生芻。皓月終宵隕，長松半壑枯。泉聲吾所愛，能到夜臺無？」讀者深悼惜之。王文公嘗手寫陟《贈郭祥正》詩：「方山憶共泛金船，屈指於今五六年。風送梨花吹醉面，月和溪水上歸鞭。浮生聚散應難料，末路窮通盡偶然。欲問故人牢落事，粗裘深入白雲眠。」陟自號遯翁，有集十卷。

盧秉，元豐間有能詩聲，嘗臥疾夢入古祠。祠有大池，島嶼森列，錦衣繡幘者維馬繽紛

數十百人。問之，曰：「未央宮也。」頃一綠衣中使亟召盧。過池，至大殿，坐木土偶數十，率丈餘。丹綠陳落，而笑語高徹。旁一人引盧就坐，給筆札，命賦《宮詞》。既寤，記其半。是向午，復昏絶，又續其夢。中夜而興，乃盡得其詩：「絮撲芙蓉苑，萍開太液波。黃頭吹玉笛，擢影落天河。」「草染天邊碧，花勻日腳紅。須知親帝澤，不必籍春工。」「花萼蜂兒影，簾旌燕子風。遊絲避金葆，吹過紫垣東。」「翠環雙鳳帶，小隊五花蹄。十二龍鈎捲，梨花爛熳時。」「花蒂流金水，知從秘苑來。春風如解意，不敢起纖埃。」「粉蝶非仙骨，隨風過苑牆。穿花不敢採，應怯內家香。」「沉沉雨過宮槐綠，寂寂春殘輦路香。細想人間無此景，夜來魂夢到昭陽。」「迎春新燕尾纖纖，拂柳穿花掠翠簷。聞道藥宮三十六，美人爭爲捲珠簾。」「蓬萊風蹙水紋斑，月鍰風廊四百間。雲外蹕聲穿嶺去，行宮簇馬望驪山。」「落絮濛濛立夏天，樓前槐影葉初圓。傳聞紫殿深深處，便有春風入舜弦。」明年，病夢如昨，聽《霓裳》三獻。覺而語家人曰：「《霓裳》聲絶人世矣。」又云：「三獻，吾能久乎？」已而果卒。余觀前人辭章不正者，類托之夢兆。此特明白怪奇如是，殆不可理推也。

鍾弱翁傅帥平涼，戎事有間，延賓客。一日，有方士偕眾通謁，幅巾，衣白紵，短不掩骭，氣局廣深，進退從容中度，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。弱翁異之，指牧童曰：「道人頗能賦此乎？」笑曰：「不煩我語，是兒能之。」牧童方擘牋放筆大書曰：「草鋪橫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風三四聲。歸來飽飯黃昏後，不脫簑衣臥月明。」既去，郡人皆見方士擔兩大甕，長歌出郭，迹之不見。章質聞者，曰：「甕乃兩口，豈洞賓耶？」

蜀道山川雄天下，至遂昌，遽見萬峰競秀，如排戶牖而林立矣。家君紹聖初召還成都，盛夏過之，小憩官舍。舍依山，有亭曰寶峰，俯泉石，枕林谷。蘭森清泠，洗然忘倦，遂留詩，涉筆立成：「我行畏暑途，遵莽乘夜騖。霞散赤雲朝，雨暝炎風暮。駕言止益昌，陟彼寶峰路。有亭作者誰？□□□□□。逍遙步庭際，天宇在一顧。嘉川指掌平，劍嶺若跬步。執熱欲以濯，涼颸生牖戶。維南面崇崗，曉日披重霧。鳴鼉靜岩壑，好鳥啼幽樹。十年遍四方，嘗懷百憂慮。徜徉散疏襟，邂逅慰羈寓。人生異憂樂，所樂惟所趣。我樂殊未央，不如早歸去。」至今每云，適意處無如此。

歐陽文忠公文章道術爲學者師，始變楊、劉體，不泥古陳。然每用事間鈎深出奇以示學者，如《謝寄牡丹》：「爾來不覺三十年，歲月纔如熟羊胛。」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，地近扶桑。國人初夜煮羊胛，方熟而日已出，言其疾也。

韓偓詩：「鵝兒唼喋雌黃觜，鳳子輕盈膩粉腰。」不記「鳳子」定是何物。或問余，姑

以「蝶」應之，問者依違而已。退念藏書數萬，不能貯心，亦病也。徐悟乃崔豹《古今注》耳，謂蛺蝶大者爲鳳子。此非幽經僻説，尚爾不記，故知學者要當博讀古今，又能強記，始可言詩耳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